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

生活

第三卷第十二期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電話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册內政部登記

小言論

用錢

韜奮

我們中國自鳴高尚的『儒者』向來吹的是『仁義』，罵的是『利』。其實或多或少，那一個人不要錢？不過要來路正當，用時不要做『洋盤』就是了！

有某君是我生平很佩服的一位朋友。他現在已成了一位名聞中外的青年法官。他的天賫超卓，用功勤敏，固然常人不能望其項背，但是我想他倘若不是家裏有錢，也很難『如願以償』。

他先在國內某大學讀法律，已經成績斐然。國內大學畢業後決計到美國去留學，他的夫人是一位舊式女子，哭着不肯他去，說『你既然有了許多錢，一生吃着不盡，何必再要遠涉海洋？』他居然毅然的出去。得了博士，又到德國留學，又到法國留學，又調查歐洲的法律界。全是自費，沒有錢簡直不必說起！但是這樣用錢，把自己造成一個極有充分準備的專門人材，也就是替國家增加一個十分健全的分子，真是值得！真是值得！

所可恨的這種巧合很少很少。有許多只知守財死不覺悟的守財奴；有許多英俊有志的又是窮措大。

本期要目

小言論 用錢　韜奮
一百四十四天的縣長生活　顧樹森
插圖
(一)墮落之原因　當時
(二)在莫斯科的孫夫人　秋月
(三)潘先生所遇的惡雜朋友　編者
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獄記(五)　編者
一個複雜有趣味的紀事　畢雲程
鄭毓秀女士自述(十三)　彭望芬女士節譯
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(四)　鄭恩潤譯述
他要我在生活上獻醜　鈞

一百四十四天的縣長生活

顧樹森

（一）導言

我服務教育界幾二十年，最後的四五年中尤專心致力於職業教育方面，自信決非能做官的一個人，也不是專以做官爲職業的一個人，這是許多朋友中，人人都知道的。但是到了後來，因爲辦理職業教育，時常遇到有困難的問題發生，總覺得倘須有研究調查的必要，所

以就設法到歐洲去，實地考察，以為將來改革我國職業教育的預備。先到英國意大利，繼至德國，丹麥，瑞典，荷蘭，比法，瑞士等國。每到一國，必盡力設法參觀學校，尤其是關於職業學校和職業指導機關為多。參觀之後，覺得他們先進國對於職業教育和其他的一切設施，確是十分發達，十分完備，處處足以供我們的參考。但是他們做到這樣地步，完全由於上面的政府，盡量提倡，凡地方上應行舉辦的事業，無不先為之規畫，次第舉行。政府中擔任事職的人，其知識當然比常人為高，而其熱心亦不遜於地方上一般人士，所以不待地方上想到，而上面早已有一種具體規畫。因之經費亦充足，辦理自然完備，其結果斷無不好之理。回顧我國在軍閥時代麻木不仁的政府，對於教育，毫不關心，僅由地方上一般少數熱心的人，來用盡心力，提倡鼓吹；真所謂事倍而功半。若遇到時局的關係，或者還要來摧殘，其結果消滅等於零，這正是和西方大不相同的。所以在歐洲的時候，常常發生一種感想，以為我們中國如果政治不上軌道，沒有切實辦法，其他一切地方事業，教育事業，都沒有辦法的。所以中國現在的問題，全在政治問題，政治問題一解決，其他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的。後來經過各國之後，到處享受他們的文明幸福，享受得愈多，心裏愈覺得難受，並且更覺得中國政治問題的重要。後又到丹麥，看見他們農業的發達，農村的改良，做到世界上最富的一農業國，真是羨慕的了不得。不過有人說他們是一個很小的國家，所以容易治得好，中國地方如此的大，人口如此的多，當然不能比小國容易治。因之又聯想到中國有最好的單位是一個縣，縣是中國地方自治最好的基礎。如果把中國的一縣，當做一國來治，各種應有的事業，都照文明各國，次第建設起來，這豈不是很容易治麼？假使先以一縣來試辦，作為模範，期以五年，這五年之中，盡力舉辦地方應辦的建設事業，務使與文明各國，不相上下，然後以一縣推之全省，以一省推之於全國，這豈不是也可與歐洲文明各國做到一樣的地步嗎？因之有倡『五年治縣，五年治省，十年治國，二十年之後，足以與歐美文明國並駕齊驅』的計畫。（未完）

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獄記（五）

·編者·

閒空已極

當時潘先生已做過三年記者，入獄以後，覺得有生以來

沒有這樣閒空。天亮即起，夕陽西下即睡。夜裏燈光如豆，也不能做什麼事情。

衣袋

閒得無聊，檢點檢點衣袋中物件，裏面還有五根雪茄烟，一盒自來火。原來帶了鈔票百元備罰，只罰去十五元，所以還留下零星鈔票八十五元，此外還有些角子等等。其實在獄裏衣袋一無所用，不過瞎摸摸看看而已。

想寫意

但是從袋裏發現了烟，又有了火，心裏一時覺得可以「寫意」一下！等到典獄長走開，他老先生就想燃着自來火來吸一吸「碩果僅存」的雪茄烟！可是轉念一想，又覺不妥。因為獄裏的普通犯人，管束很嚴，要穿犯人衣，要做工，還有其他種種禁令，所以把潘先生安頓在一個盡頭房間，使他所受的優待情形，不至為許多犯人所注目而引起反感。潘先生的門口不過照例有一個守衛，其餘都很優待。他心裏想倘若大吸其雪茄烟，烟氣被隔壁犯人嗅着，似乎不大好，於是把「想寫意」的念頭擱開，把那五根雪茄煙用紙貼在牆上，每日對他們欣賞欣賞，撫摩撫摩！

又一念頭

因為有了自來火，心裏又想買洋蠟燭。後來雖然買了一筒，也沒有用他。

編新聞學

白天看國文英文，編新聞學，結果著了六七萬字。可惜此書未整理付印。潘先生的意思，此書現在不值錢，因為現在所出版的新聞學都差不多。倘若當時即印，或可算為新聞學中最新最好的本子。

親友

入獄後常有親友來看，來時可在會客室坐談。少數來安慰，多數卻來羨慕！當時由南方北上來看的有兩位。一位是俞頌華先生，他說南方諸友非常想念，希望出獄後，移辦京報的精神，加入時事新報，擔任編輯本埠新聞。其實在民國五年潘先生已進過時事新報任編輯，後來纔到北京去。所謂「辦京報的精神」者，係指當時潘主筆還兼任「外勤記者」，白天極起勁的在外探聽新聞，夜裏極起勁的寫新聞稿，由這

在莫斯科的孫夫人

孫夫人（宋慶齡女士）上年九月九日抵莫斯科，同行的有陳友仁氏及陳的女兒，書記，及卜龍夫人 Mrs. William Prohme。卜龍夫人是美國人，已過的三年替國民政府英文新聞方面頗有貢獻。孫夫人到俄國，俄以國賓之禮相待，特以很偉麗的「糖宮」“Sugar Palace”為行宮，其餘諸人則住默初爲普爾旅館 Metropole Hotel。讀者同時可參看本刊三卷三期「闢謠之孫夫人」一文。　秋月

種『極起勁』的態度與成績，造成有聲有色的『京報』新聞•

還有一位由南方來看潘先生的是他的父執夏頌萊先生•他說上海報界某某兩公寄言叫潘先生不要焦急，引于右任先生的話，說『不吃官司不成爲名記者•』他們說『爲新聞事業而享福的只有潘某一人！』勸潘以新聞事業終其身•他們還有幾句很妙的話，說他們也極願吃無危險而很優待的官司三月或半年！

心靜

潘主筆在獄裏，因心靜異常，常有許多奇想，當時每日早晨及將晚總獨自一人到房前菜園裏運動半小時•園的牆角有一處坍倒的地方•潘在園裏從這個洞裏看出去，遠望高車駟馬，熱鬧得很，心怦怦動，大作妄想，想乘看守者疏忽的時候，突飛而出，也許就得做一個自由的人！但轉念一想，又覺大可不必•繼而他想所以有這種轉念，因爲爲期不過三個月，所以放心等着，若是長期的有期徒刑，或竟是無期徒刑，或竟是死刑，既有隙可乘，也許要拚命逃出，也未可知！在看守的人方面，也許不肯這樣寬縱，正是因爲只有三個月，所以他們也放心得下•

難堪

潘主筆雖肯安心等着刑期之滿，但是獄中生活實在

潘先生所遇的患難朋友

潘先生第一次入看守所遇的一位患難朋友，姓名一時忘却，編者曾經說過•原來這位就是魯士毅先生•魯先生因在本刊上看見這篇文字，條憶往事，於一月四日特跑到時事新報來看潘先生，潘先生就趕緊介紹與編者談談•魯先生所講的最發鬆的一段，是未與潘先生同住書記官臥室以前，在齷齪奇臭的看守所裏捉臭蟲的一劇•他說：『我雖然有了很潔白的被蓋床褥，但是住了四天，滿身都被蚊子臭蟲咬得百孔千瘡！我想應當給外面一個新聞，把這新式看守所的臭蟲成績送出去•所以我每天，睡覺的時候，把一張白布單鋪在土坑上，我睡在上面不多時，臭蟲便聯絡同志，大隊出發，向我下總攻擊！我立起身來，只見他們成羣結隊，我便用一只小玻璃瓶，全體捉住裝入瓶裏•這四天的工夫，一共捉了七百多個•有一天北大派了同學和校醫來看我，看守官也在一旁監視，同學和校醫問我有什麼病•我說別的病沒有，我把身上給他們看，又將這瓶臭蟲交給他們，說請你們先把這個寶物帶去給同學傳觀，再作個新聞登在報上，使大衆知道這裏面的衛生！看守官知道這事不妙，不准把牠拿出去•他說你不許壞這裏面的名譽，一手把這瓶臭蟲奪過去了•我說這是事實，我那能說謊，他一句也不說，同學們走了•到第七天，忽然這位看守官來說，請你到上面去坐吧，我把書室讓你•那兒沒有臭蟲•我聽了如得大救！』

潘先生所遇的患難朋友

編者•

枯寂已極，所以竟至不到吃的時候就想吃；無聊已極，天未夜就想睡，天未亮就想起；實在苦痛！我以為這個時候潘先生境地的孤寂，簡直與『魯濱遜飄流記』中所述的有點彷彿。

(待續)

一個覆轍

畢雲程

惡劣環境真危險！一不留神，就被同化！就要跌進去！

我認得有一個青年，約二十一二歲，曾受相當學校教育。本在某絲號中辦事，已有數年，勤勞節儉，毫無惡習。號中經理很信任他，他自己也很有抱負。在辦事餘暇，常常讀書看報，研究學問，很想在社會上堂堂地做一個人。他對於賭博狎邪等惡俗，深惡痛絕。同業中青年朋友甚多，頗有逢場作戲之人，他對於他們祇以酒食往返為限，賭博狎邪，一概拒絕。他的友人們多以『道學先生』目之。

一日有人宴客在某酒樓，他亦在座，酒酣，有好事者發起同往狎邪。他是一個著名不狎邪的人，所以他們哄他某人在某處邀飲，不由他自己作主，一擁而往。到了那裏，他知道上了當，所以他們重行設宴，歡呼暢飲，招花引柳，熱鬧非常，他是靜靜的坐在席上，背後雖有友人代招一個雛妓，他也不注意看一下。不久他乘大衆熱鬧之時，便一個人出人不意潛逃回號中去了。

次日他的另一友人知道了這事，便到號中去找他，即晚請他到某妓院去飲酒。他表示拒絕，這個友人多方勸誘，他的心活動了，他說『祇此一遭，下不為例。』於是他那天晚上又去了一次。

後來接二連三的，這個朋友請他也是『祇此一遭，下不為例』；那個朋友請也是『祇此一遭，下不為例』。他自己起初很是勉強，後來漸漸習慣成自然，他也漸漸和他們在一處胡鬧。再後來朋友不請他，他自己也想到那裏去走走了。這樣過了幾個月，他號中的經理發現了他的狎邪無度，耗費了很多的錢，負債纍纍，並且染有梅毒，於是他被號中開除了出來。

他到了這個時候，已經是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爺娘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一着錯，滿盤輸，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至於他的父母兄弟為了他，何等樣的傷心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他在那個時候自己知道錯了，到處找朋友請幫忙，陳述他的錯誤懊悔，以及發誓必要改過自新種種的話。希望他們能夠為他湊集一筆款項，彌補他的虧空，恢復他的職務。但是到了那個時候，那一個還肯為他幫忙呢？不但以前勸他不要狎邪的人不肯幫忙，說他孽由自作；就是和他一塊兒喝酒打牌的狎友，也沒有一個人肯為他幫助。他們不但拒絕幫助，而且還有許多冷言冷語譏諷他，說見了妓女好像雪獅子向火，軟塌了半邊，帶累做朋友的也覺得倒霉！

他這樣跑來跑去找朋友，結果氣得要死，有時要想投黃浦自盡，以一死遮羞，有時想想又不值得。最後還是一個以前勸過他不要狎邪的人，看他實在可憐，借給他十塊錢，勸他還是趕緊回去休息休息。到了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，他雖然覺得滿面羞慚，

不願意回家，也祇好硬着頭皮回去。到了家裏，以前家中人見他回家都是歡歡喜喜，這一回不知不覺變了顏色，有的向他說道：『你爲什麼幹出這樣丟臉的事情呢，連我們也覺得爲你非常難過。』他父母的氣憤嘆息不必說，就是他的親戚鄉舍見了也都指指點點，以爲是一椿奇聞。

他無可奈何的低首下心，忍氣吞聲，住在家裏，覺得這個家庭環境完全變化，已經不是他的親愛的家庭了。他差不多每天寫一封信給他的親戚朋友，請他們設法介紹一個職業，無論怎樣微小的位置，他都願意擔任。最後纔由一個親戚介紹在一個很小的鋪子裏，作爲試用。

這一回他自己決定痛改前非，要恢復他原有的名譽，對於無論怎樣勞苦的事情，他一定很出力的去做。像他這樣勇於改過，努力工作，後來也漸漸得到店友的同情，店主的信任。過了兩年，便由一家大商鋪請他去做司帳。現在他已娶妻生子，過一種安定的有規則的生活了。不過他的兒子因爲他曾染梅毒，故產生下來的時候就帶有一種殘疾，並且沒有再生育的希望。這是一個傷心可悲而又沒法補救的缺陷。

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

★ ★ ★ ★

有趣味的紀事

鄭毓秀女士自述

B. Van Vorst記
彭望芬女士譯

第十三章　國內外的奔走

我在日本過了四個月的流浪生活，每逢回想到前日到日本時的種種情形，常常引起我不少感喟。想起從前奔走革命時所懷的種種理想，至此因現實情形所趨，以致不能使他實現，雖然我對於革命的本身，仍舊是懷着和以前同樣的信仰，可是在方法上以今昔時代情形的不同，不能不略爲更變他的計畫。從前是破壞的時代，今後是建設的時代，破壞是武力的事。至於建設，那非用修養和攷察等等工夫不可。當我在日本的時候，我們的同志中亦有好些人在那邊；他們有的是要到美國的舊金山去的，有的是要到紐約去的；我呢？那時很想到法國去一趟，打定了主意，我要把這個意思對母親說，叫她在我動身之前到天津來，使得我好同她告別。這時恰巧有一個朋友回廣州去，我就把這些話對他說，托他轉告母親。我在國內還有許多未了的事務，很想去國之前，把他料理清楚，因此即日就動身回國去，先到北京，事畢趕回天津，這時母親得了我將去國的消息，已從廣州跑到天津來，她看我在北京爲政府所忌，叫我立刻去國，免得遭不測禍患。在這個當兒，上海又鬧着宋教仁被暗殺的事，這事在我們黨裏，着實受個打擊；於是我們又忙着趕到上海去幫同料理他的喪務，等到一切葬事終了，便就地開了一個會議；覺得時局如此紛亂，我們負着革命使命的人的職務，終究未了。在這時局擾攘聲中，我又從上海回到天津，這時我們爲了宋案的緣故，大家都主張和政府開戰，後來因爲我們的領袖孫中山先生不贊成。他的意思要政府自己反省過來好好的引退，不過他却不是怕那時

袁世凱的勢力，他實在亦深知道致府正當兵不用命，國庫空虛的時代；他所以如此，正是他能務其遠大的地方；怎奈袁世凱這樣的人，我們不能拿這等善意去希望他的；他非但不自深省，還祕密地和外國訂了借款的條約，他利用外債來壓迫我們，我們這時覺得非即日興師問罪，把他將要簽約的外債打破，不使實現，我們便不能自存，因為一旦餞到了他的手裏，他有恃無恐，就沒奈何他了；因此我們商議的結果，一致以為除對他開戰外，沒有其他辦法。這時我更為了義憤填膺，對着大衆自告奮勇，情願懷着炸彈手鎗一類的危險品，趕到北京去。我們為了要完成我們的革命使命，雖冒極大的危險，甚至於捐掉身家生命，亦所不辭。

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（四）

鄒恩潤譯述

有趣味的紀事

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中晚宴席上，與愛翡女士恰巧坐在隔壁，談論風生，清辯成趣，後來說到愛翡女士有的地方使孫想起中國女子，她到要問個明白，到底有什麼理由，欽露說他到外國多年，到了夏天，外國女子總是全身穿得雪白。在中國的舊俗則以白色為喪事不幸的表示，如外國之對於黑色一樣。那天下午在珠蓮女士家中的花園會，許多婦女都穿着白色，愛翡女士獨穿綠色的衣服，所以使他特別想到中國女子的服色。這是一事。還有她身上插的胡椒花，在她行動的時候隨着震搖擺動，又使他想起中國女子喜戴的，也往往有插在頭上常常搖動的首飾。

愛翡女士反詰欽露道：『你說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上等的中國女子，那末你怎樣知道中國女子穿的什麼戴的什麼呢？』

欽露聽她這樣細心的詰問，對她笑了起來，笑後接着說道：『你真問得利害，不過我還是沒有被你問倒。我生平雖未曾見過上等的中國女子，但是我却看見過她們的相片，而且我是能夠閱讀中文的，我在中文小說裏，當然也閱過關於中國美人的描述』。這樣一說，又說得愛翡女士只有報以一笑，不能再駁他了。

談笑愉快的餐敍，不久告畢。那夜晚宴後並不會舉行跳舞，不過於散席後稍坐清談，並佐以音樂，賞心悅耳，欽露又善於多種樂器，大獻他的好藝術。賓主盡歡而散。

那夜珠蓮女士還留着愛翡女士在她家裏過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們兩位正在同用早膳的時候，僕人來生德拿進一大盒花，芬香撲鼻，嬌艷動人，愛翡女士不自禁的拿起許多來嗅嗅香味。

那個花盒裏現出一張名片，上面印着凸起的名字，仔細一看，却是孫欽露三個字。名字下面還寫上『昨蒙寵召，無任感幸。』

愛翡女士看見那些可愛的鮮花，不自禁的在那裏玩賞，忽然看見孫欽露的名片，却發呆起來。

珠蓮女士當時看見愛翡女士的神氣，詫異她對於欽露有何誤解，隨口問道：『你為什麼不喜歡孫先生呢？』

愛翡女士微笑答道：『我何嘗說

過道句話？」

珠蓮女士有意和她說玩笑，再進一句說：『我以爲這樣？』

愛翡女士接着說：『但是我也不敢說我是不喜歡他。』

珠蓮女士笑着說：『但是我相信你也不敢說你是喜歡他。』

愛翡女士聽她辯得這樣曲折入微，禁不住的笑着承認說：『一點不錯！我到底喜歡他不喜歡他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但望兩者都不是。其實我喜歡他或是不喜歡他，於我有什麽相干！我又何必多此無謂的念頭！』

『爲什麽不相干？倒也請你說個理由。』

『講到理由，我倒說不出什麽。但我轉念一想，覺得他總有什麽缺憾似的。』

珠蓮女士很殷懃的問道：『總有什麽缺憾？……你有什麽理由？』

愛翡女士吞吞吐吐的答道：『我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什麽理由，有之或者因爲他的種族和我不同，也未可知。』

珠蓮女士很鎭靜的說道：『講起孫欽露的爲人，比許多我們同種族的人都好得多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。』

愛翡女士聽了默然不語。

珠蓮女士繼續的說下去：『我所以很優待他，還有我的理由。我的理由是因爲他於我有特別恩惠。』愛翡女士聽到這裏，非常驚異。究竟孫欽露對珠蓮女士有過什麽恩惠，說來話長，此處暫擱一下。

譯餘閒談　有人說戀愛是出於感情而無理性可言。我以爲正是因爲出於感情，所以不爲世俗成見所拘束，否則受理性的判斷，多所顧慮，或者反爲世俗成見所牽掣。例如愛翡女士之對於孫欽露，此時雖尙不足語於所謂戀愛，但愛翡女士橫梗於胸中的尙有一種族異同的成見，而仍戀戀不能盡忘所見的孫先生，便是偏於感情作用而不能自禁的傾向。但是此中也不能說全無理性作用，在欽露方面，當然也有他的人品性格，有以吸動他人之處，其程度之強烈，竟能不爲種族成見所掩沒。

現在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，當然推黃白兩種，講到個人的智慧和能力，實在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麽比不上的地方。就講到皮色，就是稱白種的，有許多一面孔的紅糟，號稱黃種的，潔白的也不少，這也沒有什麽差的地方。不過擱開個人而講到國家，我們鬧了二三十年的改革，國事還是一團糟，弄得工商衰落，民不聊生，因國勢的不振，以致處處受人欺侮！這眞是一件極難爲情的事情。因爲有了這樣難爲情的現狀，遂致本可受人欽敬的個人，也一同掩沒在裏面，弄得難於仰首伸眉，只得吞聲下氣。唉！大家不爭氣，夫復何言！

他要我在生活上獻醜

韜

元旦，同兩個老同事到生活編者家裏賀年。他夫人正在廚房裏支配烹飪的事情。他自己在房裏圍着爐，給生活寫東西。他的小公子—他對我們

這樣稱呼—睏着在旁邊床上，所以他教我們說話走路輕些．談了一會，他要我在生活上獻醜．他拉稿的手段，素來不凡．我既沒法拒絕，只得勉強答應下來．

夜間回去，臥在床上，想着這件事倒不易『銷差』．已而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不禁說道：有了！有了！上海某機關新近招用書記，主其事者我的朋友某君曾把經過的情形約略告訴我知道．此中有許多生活上研究的資料，恰可做一篇切題的文章．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．以下便是記那朋友告訴我某機關招用書記的情形：

我們這次招用書記，先在報上登一廣告，敎願意來服務的，自己寫一封報名信，開明履歷，附一張本人照片，並把大小行楷或旁的字樣，各自註明每小時能寫多少，一齊寄來．審查後，覺得滿意的，逐一約來面試．面試的方法；問問他出身經歷，再敎他抄寫一些東西．及格的，試用幾時，再定去留．

我們預定書記的薪水，每月只有三四十元，還得自備膳宿．不料報名的，竟一共有二百十八人之多．我們先看他們的字樣，種種字體，種種派別，無一不有，好比開了一個書法展覽會，但是眞正滿意的，很少很少．有許多潦草不堪，完全抱着投機態度．有一人寫了眞草隸篆四種字體．也有幾人寫了兩三種字體．最特別的一人，附着一張潤格．寫的字，很有功夫，書尾蓋上圖章，用的印泥也很好．但是祇做書記，未免不倫．並且是本有職業的，怕那人也不是眞來考書記罷．此外字寫得很好的，也有幾人．就是他們的字體，不合做官廳書記．譬如寫一件文告，便用篆隸，行麼？

我們在廣告中，又說過須能用鋼筆寫阿拉伯號碼，並能寫油印．因此其中也有附著阿拉伯號碼字樣的．但是好的很少．有幾張一望而知是用中國筆法寫的．恐怕是老學究的成績罷！也有附着油印好的樣張的，更有覺把寫好未印的蠟紙送來的．我們把那蠟紙也試印一下，都不很滿意．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小學生，寫得倒不錯．

我們看罷字樣，再看他們的履歷．我們想書記不必論資格，所以原定報名的須得高級小學以上的教育，後來取消了，沒有發表．不過履歷還是要的．借此看看他們的學業的程度或服務的歷程．很奇怪，我們一看履歷，發現也竟有受過高等敎育的．我們試加分別，得到下列的統計：

小學校出身的　十八人
中等學校出身的　一百二十九人
專門學校出身的　三人
大學校出身的　十人

一共二百十八人，中等學校出身的竟占半數以上．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其中一部分沒有寫明學校出身，無從統計．有二人是前清的監生．一人是前清的秀才，今年已經五十四歲了！

再看他們服務的情形，竟也有做過某公署處長科長的，更有充過某局局長某所所長的．軍政商學各界都有．和他們出身的學校一對照，大多數做的事並不就是學的事．我們試為統計，雖因一部分人沒有做過事，也有一部分沒有註明做過某事，不能十分精確，卻也可以大略得到下面的一個結果：

曾在軍警界做事的　二十七人
曾在政界做事的　五十三人
曾在商界做事的　四十三人
曾在學界做事的　五十一人
曾在黨部做事的　十三人

還有曾在工界醫界等做事的，一二人，現在不必列舉。我們單從上表看來，為甚麼政學商三界獨多？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。我們又細看曾在政界做事的，一部分是從北方來。曾在軍警界做事的，多數便是從前政治訓練部的人員。

孔子說道：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』俗語也說『人不可以貌相。』但是一個人的性質，多少也可以從貌上看出來。所以我們這次招用書記，要教他們先寄本人照片來。一方面也防有人頂替。但是能照章寄照片的，為數不多。

我們想：做書記，不但書法須得工整，還得有清潔精密的功夫。因此於審查時，又很注意到他們報名文件的整理。關於這一點，很使我們失望，大多數是好像匆匆忙忙的，絲毫沒有整理的功夫。他們把許多張的字塞在一個封袋裏，或許一總捲了起來，就算了。大有出門不認貨之意。我們拆開看時，還須給他們整理。有的給漿糊黏牢，不留心，便扯破了。有的捲得很緊，一時找不着頭尾。用的紙張，大大小小，也一些不齊。或者是一幅大大的單條；或者像一條狹狹的脚帶；或者和街上出賣重傷風的紙條兒差不多。使人見着不能發生一種美感。

他們的疏忽，也很可驚異。有的信裏和信面，都沒有開明地址。那便是書法合格了，也教人沒法通知來面試。又有把照片和書信分做兩起交來，而照片上沒有註明姓名，在我們都是陌生面孔，雖免彼此弄錯。最可笑的一人，他沒有報名信，單有一張履歷，上面開首便寫着某縣人氏，沒有姓名；也沒有照片，單附着一張小彩的畫像，上面也沒有姓名：再看信封上，也沒有姓名。這真教人怎樣猜度呢？那畫像從履歷上看來，是他自己畫的。

以上幾點，都是粗暴疏忽的表示。我們在二百十八人中，只發現兩三人的報名文件，整理得很整齊，很美觀。

他們所寫的內容是些什麼字？這也很可注意。我們仔細看，總有四分之一抄着中山先生的遺囑。抄着黨務文章的，也不在少數。此外或是抄着報紙上載的電報或公文，或是就抄着我們機關中發佈的文告，或是就抄着我們招用書記的原廣告。有一人似乎

> 無強健之身體與強健之精神，決不能有為國民造福之能力。以最細微而最重要之點言之，一人精神衰弱，一切思想往往趨於悲觀，所注意之事實多為社會之黑暗面，所發之見解，亦多為消極，以此稱精神現象，而治事，決無益於國，且十分熱心欲有助於同志朋友，結果亦往往相反。蓋無論何種主張，倘無健全有力之行動以繼之，均不能成事實；無論何種觀察，若與強健之堅持力，亦必不免錯誤也。
>
> （戴季陶先生說的話）

很熟悉我們機關中的情形，他料定審查這項報名文件的，是那一位，因此抄的便是他做的文字的一段．有一部分大概都抄着向來在臨着的碑帖．小楷像靈飛經，洛神賦；大楷像玄秘塔，雲麾碑；色色都有．有一人怕是映寫張季直楷書四時讀書樂的一段．有幾個人，字很飄逸，很聰明．我們便猜想到，他們抄的東西，決不是上面所說的幾種．讀下去，果然不錯．或是一段駢文，或是一章豔詩，或是一節崑曲．又有一個人寫着四句詩，說道：「特地徵求書記材，別開生面取人才；市中多少工書者，笑向口口局裏來．」這是多麽滑稽啊！

從寫的字體，抄的東西，大概可以表示他們的性質，或許平日的嗜好．就是看他們用的紙料也可多少看出來．有的開履歷，用一張紅紙條；有的用着極漂亮的信箋；有一人的字揮在舊報紙上；更有一人寫在幾張招牌紙的背後．（編者想這一定是撒爛污朋友．）

我們理想中的書記，書法果然要工整，但我們所要的，決不單的是字匠．須得其人還能有敏活的思想，精細的頭腦，審美的觀念，堅忍的心性．所以我們認爲合格的，並不定是書法最好的人．至於不拘資格，上面已經說過，儘有資格高深的，我們不敢請教．我們並不是不能給他們升遷的機會．就怕他們不屑做這些事，因爲暫時失業，權來做做，既不能盡職，或者一有好的事還要跑去，不能久於其任．

我們事實上只要三四名的書記，所以結果揀滿意而在本埠的——遠在外埠的，不敢招他們來，恐怕不合格，使他們白花了盤川——七八人，逐日招兩三人來做半天的工作．有一人年紀總有四十歲了罷，因爲我們的廣告上規定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，所以他只說三十歲．有兩人似乎面試的書法，不及字樣的好．我們在七八人中最後又揀了三四人，試用一下再說．

我們這一次招用書記，完全抱着人才主義，所以採用這方法．但是仍有輾轉請托，求得人家一封八行書來說項的．有一人憑着介紹人的信，一再來問詢．這種舉動，似乎不大光明罷！

朋友的話，記完了．這篇雖似遊戲文章，却含有很重要的事實．我所得的最大感觸是：現在總社會上人叫「人浮於事」，但實際上可用的人也實在很少很少，仍有「才難」之歎．所以就是社會事業發達，教育訓練方面還是要趕緊下一番切實工夫．

讀者通訊之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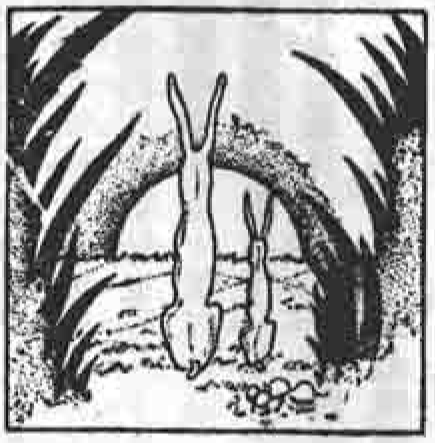
遊日鳥瞰

一冊七角

生活書店發行

本書爲生活週刊的日本特約通訊記者多位，就留日五六年觀察所得，用極精確敏銳的眼光，犀利生動的文筆，記述日本全國各種情形，兼及日人心目中的滿蒙，日本與中國間頗等等．詳述靡遺．當茲國難迫急，尤應明瞭對方情形，藉資準備．凡我同胞，亟宜人手一編．

生活書店出版



長篇創作 小小十年

葉永蓁作 實價一圓

魯迅先生的序裏說：「……這是一個青年的作者，以一個現代的活的青年爲主角，描寫他十年中的行動和思想的書．舊的傳統和思潮，紛紜於他的一身，愛和憎的糾纏，感情和理智的衝突，纏綿和決撒的迭代，歡欣和絕望的起伏，都逐着這「小小十年」而開展，以形成這一部感傷的書．但是時代是現代，所以從家庭所希望的「上進」而渡到革命，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，從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造，逐漸寫來，並無遮瞞，也不裝點，直抒他的誠心和勇氣．技術是未曾矯揉造作，所以文章也傾瀉而下，這是本書優長之處．我極欣幸能介紹這眞實的作品於中國……」

草原故事

高爾基著　巴金譯

米色道林紙印　實價四角五分

高爾基是現今最偉大的一個做夢的人，他能夠從海洋與陸地底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，他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底國家來．這本草原故事便是他底最美麗最有力的仙話，其價値，凡是能夠做夢的人都會了解的．譯者更能用流利暢達的譯筆，保存着原作底那種美麗的，充滿了渴望，憂鬱的調子；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露西亞草原底香氣．寄費一角三分

衛微日記

蔡文星女士著

米色道林紙印　實價四角五分

本書是文星女士的遺著，也就是一個質樸少女的眞實日記．內有：失意者強顏歡笑聲中的淚痕與哽咽，貧窮人假裝的豪奢相後面的慘顏，孤苦無依者自解自慰的妙語　愛康健者病弱中的切望與歎息，受壓迫者竭力自救自愛的掙扎，給青年們看了，一定可以得着相當的鼓勵與助力．關於她的戀愛故事更能令人發出無限的同情與感嘆．

徒然小說集

徒然著　實價五角

本集內容包含短篇小說：鱸，阿保，兩男一女，馬掛，如仁先生，仲篪先生，姨妹，過年等八篇，約六萬餘言．爲作者十年來努力於文藝創作的僅有收穫．他的生花妙筆和纖密思考，凡是讀過『生活週刊』裏『望遠鏡與顯微鏡』的，沒有不知道他的；深信讀者一定會用歡迎『望遠鏡與顯微鏡』的熱忱來歡迎他這部小說集．

社會主義講話

徐懋庸譯　實價八角五分

這是一本通俗的小書，內容包含社會主義的起源和派別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，社會進化小史和現代社會問題．文筆生動流利，絕不乾枯．實爲目前最需要的大衆讀物．

社會哲學概論

趙一萍著　實價七角五分

本書內容：是把基本的哲學與社會科學底智識，作有系統的介紹，使哲學與社會科學聯繫起來．所以本書內並沒有專門的艱深的理論，對於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初學者或在這兩方面有點基礎的讀者，這部書是最適宜的．